

咬著吸管，莫問心不在焉地喝著可樂。嘈雜人聲淹沒了整間速食餐廳，相較之下，他們這桌顯得格外安靜，兩人隔桌而坐，默默地吃著餐點，彼此不發一語。

受不了這樣的沉寂，莫問決定率先發話，但不擅社交的他一時間也不曉得該如何開頭聊天，況且他與對方實際上也不算熟稔，詢問近況也只得到隻字片語的「好」或「還可以」之類的簡略回覆。

在可樂即將飲盡之時，他望向對座面無表情的俏麗少女，終於誠實地將疑問問出口：「晴芸，妳為什麼會自己搭車北上來找我？」

正啜飲冰咖啡的晴芸動作明顯頓了頓，無法分辨心緒的雙眼直視莫問，她沉默了半晌才說：「只是、想、見你。我是、偷偷、來的……」女孩說話並不流暢，偶有不自然的停頓，似結巴、卻更像壞掉的音響，斷斷續續地發出聲響，聲音平板無絲毫情緒。

「所以妳家人不知道？」莫問吃驚地問。這下可麻煩了，應該先聯絡林家人吧？但他這邊沒有他們電話，還是先打給二叔求救？正當他拿起手機時，女孩一反平常遲緩的速度，雙手迅速握住了他拿著手機的手，淡淡地說：「不要、打。」

「妳知道妳自己的身體狀況。」莫問嚴肅地凝望晴芸勸道：「在妳還沒完全恢復前，最好有人陪妳外出。」少女精緻如洋娃娃的面容終於有了一絲波動，語調仍舊是沒有起伏，但眉頭微微蹙起，眼睛漸起霧，卻終究未成水珠落下。不過這樣微小的反應也足以讓莫問訝異了，他激動地睜圓眼睛，欣喜若狂地問：「妳能表現情緒了？」

「對。」晴芸點頭，在莫問再三保證不打電話後，她才收回了手，輕聲說：「本、來我、想、讓你看、我、能露出、笑、容……」語氣沒有變化，字句卻隱約透露出了女孩的落寞。「我、之、前有、笑、我練、了、好久……」斷句斷得奇怪，但莫問還是聽懂了晴芸想說的話，他微微一笑，笨拙地試圖鼓勵安慰：「加油，看來你不久後就能完全——」

話語未盡，晴芸便用力拍桌打斷他的話，巨大聲響惹得眾人側目，一時間速食店陷入安靜無聲，莫問不動聲色地握住口袋中的具，蘸了些番茄醬直接在桌上畫下陣，施展結界，製造出兩人坐下來平和談話的假象。不久，速食店又回復吵雜。

「但你呢？」晴芸的表情恢復他記憶中一慣的冷漠，她難得說出了一句完整的話，儘管只有三字。「這樣、值、得嗎？不後、悔嗎？」語氣也如往常平淡，然而莫問卻清楚知道，眼前的女孩正憤怒著，儘管臉上的表情沒有變化，他還是清楚感覺到話語中的尖銳。

「為、什麼、你當初、不、走呢？」

「為什、麼、要救、我？是我、拐、你們、去的……」

莫問沒有應答，他只是安靜地拿起餐巾擦拭指頭上的醬料，任由女孩繼續質問。

「為什、麼、不、讓我死？」

聽到這句，莫問倏地抬起頭，臉蛋依舊童稚，卻令人感受不到任何屬於孩童的天真。一雙墨黑的眼瞳微眯，凌厲得盯著晴芸，爾後笑了。「你想死？」

「我……」晴芸張口欲言。

「啪！」

一聲響亮的巴掌狠狠截斷晴芸的話，她睜大了雙眼摀住火辣辣的右頰，不敢相信地望著莫問。

「靠！老子當年年紀小不懂事救了妳！但我從未後悔！妳現在問這麼多幹嘛！他馬的妳不要跟我說妳想死！」

莫問連飄了一連串髒話。他雙手插腰，站立在桌上冷冷地俯視晴芸。雖說這畫面有些詭異好笑，晴芸心裡卻完全笑不出來，感到愧疚卻又不知如何彌補。

「我……」

莫問厭煩地擺了擺手，制止晴芸繼續說下去。「沒有其他副作用，只是長不高而已，比起妳的狀況我好得很！」

「但……」

「夠了！閉嘴！」

莫問火大的吼回去，嚇得晴芸縮了縮身子，不再言語。

莫問不耐煩地隨意收拾了餐具垃圾。他努力壓下心中的煩躁，淡漠地說：「走吧，妳該回台南了。」

* * *

獨行於人來人往的街，莫問試圖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到四周的人群上，卻仍無法抹去心頭的煩亂。

他不是沒想過晴芸所說的那可能性，也不是如他所講的沒有後悔過。如果那時的自己夠自私，那麼他現在就只是個普通、有著陰陽眼的少年，甚至是因長大而逐漸和裏世界不相干……

可惜如果終究只是如果，並不能挽回些什麼。

當莫問想得正出神時，一陣溫暖覆上他的手，他抬頭一看，看見了晴芸。她的面龐冷豔依舊，卻因右頰上艷紅的小手印而顯得可笑，來往的行人不禁好奇地多看一眼，但晴芸毫不在意。她靜

靜地凝視著莫問一會，便牽起他的手繼續前行。

莫問微笑，不知為何心裡的憤恨釋懷許多。

儘管無法肯定當初選擇的正確與否，但對於兩人一起活下來這結果而言，他是不後悔的。

這樣的安寧僅止於一時。

街道盡頭，昏黃路燈下，一名男子佇立在那。剎那間，他們像踏入異世界似地，聽不見任何城市該有的喧鬧，一片詭譎的死寂。

莫問戒備地抽出符咒，卻是往晴芸身上一貼，喃喃念著：「日魂月魄，神化無方，真人元暉，赤郁半離，吾今斗口立，遣汝之真精。急急如律令！」

「去火車站買票回家。」

晴芸眼神瞬間變得迷茫，她乖巧地點頭，便放開莫問的手，順著來時的方向離開了。

這算是自己第一次在課堂以外使用催眠咒吧？莫問無奈地心想。所幸有效，他不想讓晴芸再次牽扯進鬼怪的世界裡。

「請問先生找我有何事？」

莫問轉身，面對陌生的男子微笑問道。

眼前的男子身著道袍，但繡工精緻的道袍此刻卻是破損不堪，還沾染了泥與乾涸的血。一開始，男子似是沒注意到莫問，聞聲，才眼神渙散地瞥了過來。一雙泛著血光的眼眸凌厲異常，盯得莫問暗自捏了把冷汗，卻仍是裝作無動於衷地與男子對望。

晴芸已經遠離這，只要混入人群中應該無恙。不曉得為什麼，莫問直覺對方就是要找他，才會輕易地任由自己放晴芸離開這……離開男子所設立的結界。

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！待在他人的結界裡有多危險，莫問很清楚。方才觀察周遭一會，他很確定自己沒能力破解，只好逃了。他也不是很在意男子的來意，看那男子恐怖的眼神根本是不懷好意吧……

他閉上眼，全神貫注地匯聚元素，單手一揮便劃出一道扇形火牆，試圖阻擋男子的去路。

隨後，他邁開步伐死命地往後跑。

熟悉的街道這時顯得異常陌生，同樣的景色在眼中扭曲成灰黑色。無論莫問跑的再快，都出不了這噩夢般的景象。他也不清楚自己逃了多久，一分鐘？一小時？甚至更久？但耳畔仍舊不時聽到跟隨在後的腳步聲，不疾不徐的步伐有節奏的緩慢接近他，怎麼樣都擺脫不了，只能絕望地聽

那聲音越加靠近。

莫問的心臟劇烈跳動、奔跑的速度越加急促。直到被逼近死巷子裡，他不得不轉身面對男子時，他才意識到自己現在有多恐懼——這是多麼陌生的情緒？從八歲那年後，他已經不知何謂懼怕了。

可能是因為離鬼怪的世界太近吧？遇上多麼不合常理的事，他都能淡然一笑置之。怨恨極深的女鬼？化解恩怨送上西天便沒事。殺人吃人的妖魔？除掉以安撫亡魂之靈即可。就連上次被妖物追殺，他也能嘻笑當成遊戲一場。

原來，他的無懼是因為明白應變方式而無懼。像眼前這樣超脫他能理解的未知，又重新喚起了他的恐懼。

顫抖的身體因男子的手接近而縮瑟，當那乾枯不似活人的手握上肌膚帶來刺骨的冷時，莫問忍不住放聲尖叫。

在視線模糊之際，不知為何心裡泛起的不是害怕，而是苦澀。他的懼怕、脆弱從來沒人見到……這時的喊叫又有何意義？

就如同當年，不會有人來救他的……

害怕嗎？他不清楚……

唇角揚起悲涼的笑，當意識也跟著模糊時，他不再掙扎，索性讓自己陷入深沉的黑暗裡。